真挚情怀

母亲的妊娠纹

■ 刘小会

母亲身体不适多日,我带去住院做检查。大夫让把裤子往下褪褪,露出肚脐以下才方便操作。

我俯身下去,帮母亲整理好了裤子。眼看着探头在母亲的小腹上来回滑动,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唯恐被膀胱炎困扰多时的母亲查出什么状况来。正在走神的当口,大夫自顾自地说:“膀胱好着呢,没发现问题”,顺势递给我一沓卫生纸,示意我擦干净显影液。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看见了母亲的肚皮上,布满了若隐若现的纹路。

哦,那是妊娠纹。

母亲的妊娠纹,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得那样清晰!

接下来陪母亲住院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因为配合理疗要亲眼目睹母亲的妊娠纹。我从母亲羸弱干瘪的腹部,看到了一丝一缕的纹路,从肚脐往下,一排排一道道。母亲肤色白,打眼就看得清楚腹下脂肪曾被裂开的痕迹,那些没能愈合的裂痕看上去比别处透亮,把个肚皮划成一绺儿一块儿,远远看上去像蚯蚓爬过一样,留下不规则的瘢痕,手摸上去,一楞一楞的凹凸不平。

母亲已年过七旬,她也许连“妊娠纹”这个词语都没听过。但她一次次亲历了这些纹路的长成;她深切感受了每一次小腹隆起带给自己的憧憬。

母亲生过四个孩子。

母亲二十岁时生下了我,因为没有奶水,我整日价嚎啕,母亲时常遭遇“没奶还生孩子”的白眼,但她将我这第一个孩子视若明珠。那时候农活再忙,母亲都不耽搁每日一大早赶去央告邻家妹子,托人家上学路过时,帮着从我姑姑家带回一瓶羊奶好喂饱我。偶尔碰见岭西俊仙嫂或新庄子林城他妈来庄里串门子,那准是个好日子。她终于有机会把我放心偎到她们怀里,让我美美地吃个饱,安生一整天。我在与没奶吃作斗争中,好不容易捱到了断奶学吃饭。不久,妹妹就来了。有了我这“吃一堑”的考验,母亲增长了很多智慧。尽管依然劳碌,但她已经在粗茶淡饭中,学来了一些妯娌们养胎的本领。妹妹出生时足月足份又水灵,母亲产后果然奶水充足,不用再为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温饱发愁,日渐成熟起来的母亲,对边带孩子边劳作的生活已游刃有余。

我和妹妹相跟着学走路、窜高个儿时,与众多妇女一样,母亲也面临了一个农村女人最大的挑战——传宗接代,她得生个儿子。尽管那时候祖母已经去世,少了旁的女人生不出儿子被婆婆唠叨的烦恼,但祖父那一身威严也是够她警惕的。眼看着身边人年年生产,为迎接一个儿子不得不生一大群丫头片子,母亲也压力重重。

这样的忐忑中,母亲的肚子再次隆起——我的大弟弟降生了!那是个白白净净且聪明伶俐的小家伙。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就有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年富力强,正是一把劳动的好手。母亲整日奔着好日子起早贪黑。弟弟在祖父的怀抱里,不知不觉长到了十个月大。记得母亲讲过,那年腊月天快到年关时,弟弟生了病,整夜高烧。那时候交通不便,山里人出趟门比登天还难。母亲和父亲轮番抱着孩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走来走去。我打个瞌睡醒来仍看见母亲跪在火炕中央,怀里搂着孩子抽泣。一夜折腾好容易熬到天亮,他们把我弟弟抱到了邻村的医疗站,赤脚医生大惊失色让赶紧抱到乡医院去。母亲、父亲和大伯父奔赴三十里地,把我弟弟送去了乡医院。当奄奄一息的孩子交到了大夫手里,大家都松了口气,才想起一家人已经一天多水米未进。本以为已无大碍,可还没等冻得生铁一样的馒头在火炉上冒出热气,医生就冲医院煤炉子旁的父母大呼小叫,不一会儿噩耗传来,孩子高烧休克,抢救失败了……

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打击,母亲一度一蹶不振,想来那些锥心的疼痛,终是不为母亲之外的人所能感受的。不久,随着高考制度恢复,农村教育得到重视,父亲参加招考做了民办教师。家里的生活环境有了变化,我和妹妹也陆续到了上学年龄。母亲逐渐放下了旧伤痛,对生活重又燃起了希望。

再后来,母亲迎来了她的第四个孩子。母亲说怀着孩子时,早上窝窝头包谷糁,中午稀糊糊搅团,经常活干到半晌就饿得心慌腿软,但为了挣工分,她没有一天迟到早退或旷工。那时候,母亲奋力挑着我们“一头沉”家庭的生活重担,她从不气馁。偶尔她也会冲个红糖鸡蛋水补补,她谨慎地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果然来的就是个弟弟。

母亲终于如愿以偿了。历经了生活锤炼的她重又挺直了腰杆。有了前一次的磕绊,全家人对这个弟弟照顾得特别精心,怕磕了碰了,怕冻着热着。弟弟得全家人宠爱,从小就聪明伶俐且淘气。我家辈分高,时常被父亲那些孙辈们领着混世界,长到四五岁时,弟弟被娇惯得简直成了混世魔王。邻居大孩子稍有撺掇,他准第一个出头恶作剧。看着日渐顽劣的弟弟,母亲忧心忡忡。

母亲四岁丧母,在兄弟姊妹八个的大家庭里长大,年少时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她果敢固执的秉性,无意中也把自己刚直有余,温顺不足的脾性渗透到了对孩子的教育上,母亲是严厉的。一次,弟弟和邻居孩子玩火,不小心点着了场院里的麦草垛,尽管被及时制止,母亲还是狠狠地揍了弟弟一顿。我那次极其恼恨母亲的行为,我护着弟弟向母亲叫板。母亲气急败坏,我也放下狠话:“你看看别人家妈妈打孩子不?你不是个好妈妈!”那时候,幼稚的我估量不了我那一句“狠话”带给了母亲多少委屈和触动。只记得那一晚,母亲独自流了好长时间的泪,很晚才睡。我看见母亲悄悄摸索下床,从柜子里取出一颗水果糖,塞进了弟弟嘴里。然后掀开被子,在灯下抚摸了弟弟的屁股。我也看见弟弟睡眼惺忪地朝母亲笑笑,心满意足地睡去。第二天,她真诚地向我们道了歉,自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动过手,弟弟也从此不再淘气。但母亲的严厉却长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据说,生过一个孩子后,肚子会疼一天;生第二个孩子后,肚子就会疼两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如此累加,生过四个孩子的母亲的肚子是竟要疼过十来天的。而伴随每一次疼痛而来的,一定还有小腹上这些裂痕的膨胀和萎缩。

如此想来,那些伴随小腹一次次隆起而来的阵痛,才是一个母亲对孕育最刻骨的翘望;那些细密的生在小腹上的妊娠纹,也才是对母亲一次次期望得以涅槃最好的见证。

我怀孕时已超过二十九岁。面对一个新生命的孕育,有诉不尽的欣喜。随着月份增大,日渐感觉下肢不堪重负。最先起变化的就是肚皮,感觉皮肤隐隐发痒,仔细查看时已有了丝缕印痕,待过几日又恢复了寻常。但细看起来,那些退了色的痕迹就开始变得透亮,白出肤色一些。在肚子日渐隆起的希望里,我早已战胜了不适,全然不觉中,那些妊娠纹也都悄悄爬上了肚皮。当隆起的肚子回复到原样时,那些实证却再也褪不去了。

面对松弛的肚皮,我一度曾极力修复,希望原貌原样。可怎么努力,那些妊娠纹都还在。

那些皮肤下透亮的褶皱,平躺时,像海面初起的细密水波;坐起时,又似大山深处蒙了薄雾的沟壑……

我伸手触摸母亲那早已失去了弹性的腹部,似乎那些纵横里,依旧能隐进去我的生命。

(作者供职于宝鸡市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絮语轻谈

■ 缑沙沙

美丽公路 你我同行

“美丽的大荔是您周末的家”,当您开车驶进大荔,第一眼就会被这几个大字所吸引,在道路的两侧,盛开的月季姹紫嫣红,柳树轻展腰枝,随风摇曳,生机勃勃。当然,你也会发现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着橘红,修剪树木,清扫杂物,做着最平凡的工作,坚守自己的岗位,只为给过往车辆提供良好的通行质量,减少安全隐患。这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公路养护人。他们很平凡,却始终做着不平凡的事情,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平凡人,向人们展示了公路最美的一面。

一头连接着经济腾飞,一头连接着民生幸福,宽阔蜿蜒的108省道,就是“美丽大荔”这幅长卷上壮美的曲线,也是我们大荔公路段50多名公路人魂牵梦萦、精心守护的生命线。

为保证公路的畅通与整洁,我们用黝黑的手臂每天挥舞着画笔,在大地上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夏日烈日炎炎,汗水湿透衣衫;冬日地冻天寒,冰雪亲吻容颜,我们用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在公路上清障、保洁,让路变得更平坦、更宽阔、更笔直,让优美舒适的道路交通环境与出行的人做伴。

因为有了那一抹橘红,条条大道才得以畅通安全,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如我们一样的橘红,我们的文明之路才越走越宽广。一粒石子,就是一个跳动的音符;一块泥土,便是一段奋斗的记录;一把扫帚,犹如一支挥毫的大笔,伴随着橘红色的身影,伴随着发动机隆隆的欢唱,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在大地上编织出美如锦绣的飘带;我们,用聪明才智,把“畅、洁、绿、美“铺向四面八方。

一把铁锹度春秋,一把扫帚写人生,跟着太阳走天下,洒下一路汗和情。一片爱心护公路,一身风尘岁月中,笑迎东西南北客,苦乐尽在不言中!

公路因我们而美丽,我们因公路而自豪!

(作者供职于渭南市公路局大荔管理段)

朝花夕拾

遥看打碗花

■ 宁颖芳

打碗花是田野里一种最普通最常见的野花。形状如小碗,一朵朵粉色的花,衬着青绿色的细长的叶子,在茵茵绿草中显得特别漂亮。但是因为它名字的缘故,我从来没有采摘过一朵。

小时候在乡村,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都要挎着篮子去拔草,喂养家里的猪羊等牲畜。而每当碰见打碗花的时候,我却常常小心翼翼不敢去采摘。因为听奶奶说过,如果摘了打碗花,回家吃饭时就会打碎饭碗。我一直信以为真,所以从来都不去碰打碗花。有个同伴曾说她觉得打碗花好看,忍不住摘了一朵,没想到晚上吃饭时,果真就打碎了一只好看的瓷碗,还被妈妈骂了呢。听她说了后,我们更不敢去摘打碗花了。而星星花、牵牛花、迎春花、野菊花、蒲公英和不知名的许多野花,显得随和亲切,被我们采摘下来,戴在辫子上,插在衣襟上,或者采一束回家,插在窗台的小瓶子里。但是对打碗花,我们却敬而远之。

每每拔草,手指要碰到它时,便心有余悸,仿佛它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只精美的瓷碗。因此,打碗花便依然美丽自在地开放着,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我们也只是远远地看着欣赏,却并不靠近它。正因为没有更多的人去触碰它,打碗花开放的时间就很长。在夏季的田野里,就像无数个粉色的精致的小碗摆放在绿地上,盛满阳光、微风与雨水,在等待着成熟的粮食,等待着丰收与幸福的生活。

打碗花这个名字最初是谁给取的?我想大概是最爱它的人吧。正因为爱之愈深,才不能放下,才焦虑,才心慌,才为它担惊受怕。如同这句歌词:“世上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取这个名字,是在提醒路过的人不要去碰它,去折它,因为它不吉祥,会打碎饭碗,会带来厄运。人人都敬而远之,都绕道而行,于是这粉色的小花,才得以保全性命,在喧嚣熙攘的尘土飞扬中享受逍遥与安宁的命运,自由自在、尽情尽意地开放着,直到自然凋落。

打碗花也叫小旋花,那粉色的裙裾一直旋转着,仿佛在绿草地上跳着一支欢快的舞蹈。而观众不能靠近,只能远远地欣赏。对打碗花来说,破碎似乎只是别人的事情,而它此生是圆满的,美丽的,就像一只永远不会被时光打碎的、固若金汤的碗。

诗意人生

廊 桥

■ 毛永强

四年前的夜,
我站在廊桥上
道别了渭水,
道别了桥南的那一把火炬
我走了,
带着一丝忧伤带着无尽的眷恋,
离开了廊桥,
离开了让我打工十年的都市
这一走,我满心满脑的记忆
如被擦拭的盘子,
一下子一干二净 灰飞烟灭

今天,我战战兢兢
再次踏上廊桥
不是幻觉,不是梦境
我真实地触摸到了
久违的廊桥和它脊梁的坚硬
带着乡愁,带着迷茫
走进了廊桥

我知道,
命中注定我要再次迎来风雨
我听见脚下渭水的汹涌
我也相信命运的公正
人生 何须软弱和忧郁
希望的曙光随时会照进生命

莫回首 用心面对
再难的心结,也要敞开心扉
去化解
回到自己的世界吧
坚定步伐 在过程中继续修炼

(作者供职于宝鸡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文化快讯

安黎散文集《与故乡握个手》出版

本报讯 近日,著名作家安黎的最新散文集《与故乡握个手》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安黎近年来创作的与故乡有关的长短散文60余篇,20余万字。

安黎,一级作家,《美文》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百余家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六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及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耳旁的风》《别样的发现》等十余部,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韩、蒙古、哈萨克、藏、维吾尔等多种文字。其散文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人心,贴近人性,不回避,不粉饰,有公义,有良知,有逼真的画面感,有鬼斧神工的精妙,有“铁肩担道义”的铁骨,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悲悯,有极目天下、“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情怀,映现着鲜明的人本主义立场和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文字以其当代罕有的思想光华和语言魅力,被《文艺报》等评论誉之为“思想的王国,语言的石匠”。 (君 舟)

王琪诗集《河岳间》出版

本报讯 陕西青年诗人王琪的诗歌作品集《河岳间》,近日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诗集共分“村庄事、河口记、时光录、山野行”四个小辑,经过精心遴选的160余首诗歌,大多采用追忆和倒叙的方式,集中表现出乡村变迁、岁月往事、河流山川、温暖亲情、原野趣事等带来的深刻思考与启迪。

王琪,陕西青年文学协会副会长、《延河》下半月刊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诗集《远去的罗敷河》《落在低处》《秦地之东》等。《河岳间》,让读者能真切地感悟到新时代生活变迁下,一个执着于乡村题材写作的70后诗人,内心深处无法掩藏的撕裂感与疼痛感,以及理想与现实相互碰撞的真实。作者以熟悉的渭河平原东部他的家乡为地理坐标和精神原乡,深入挖掘和梳理了随时光已经流逝和即将消失的人、事、物,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地揭示了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对过往年月的深刻感悟,抒发出真挚而强烈的独特情感,以细节描写建构了文本的艺术张力。 (君 舟)

范墩子长篇小说《抒情时代》出版

本报讯 日前,陕西“90后”作家范墩子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抒情时代》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范墩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北文学》编辑。曾在《人民文学》《江南》《野草》《青年作家》等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短篇小说集《虎面》《我从未见过麻雀》等,获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第二届长安散文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

《抒情时代》聚焦小城青年的真实生活,时间前后跨越二十余年,以逼真精彩的想象和魔幻色彩的叙述风格,着重书写青年一代的命运起伏、感情纠葛和心灵世界。全书以兄妹两人的生活轨迹为主线,跨越小镇和城市,强调对内心世界的挖掘,试图用更具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和结构方式,捕捉涌动在生活背后的暗流,通过视角的反复切换,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试图从内心漩涡和生活泥沼中挣脱出来的成长故事,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青年成长史和一群人所共历的青春时代。小说语言奇崛浪漫,充满绮丽的想象空间和浓郁的先锋气质。 (君 舟)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6号北办公楼3层东陕西交通报社 邮编:710075 电话:(029)88869290 承印:陕西日报社第二印刷厂